

花言哨语

透明如初的生命

因为错过了《脐带》的试映点映首映，在它上映几天之后才看到它，所以先看到了一堆正面的负面的评价，鉴于人总是容易记住负面的东西，所以我记住了若干负面字句，比如说这部电影的观念“土”。直到我在一个沙尘滚滚的土天气，看到了这部“土”电影。

一点都不土，相反，是在温柔敦厚的“回乡”故事里，放置了一些非常超前也非常超脱的观念，这种观念，可以当作是黑暗的，也可以当作是超脱的，但绝对不是土的笨拙的。它探讨的是生命的来处和去处，生命的本源，如何认识生命，如何认识死亡，而不是“下乡”、“养老”，“到底是儿子照顾父母多还是女儿照顾父母多”，后者如果弥漫在一部电影里，如果做得好，立意也能算颠扑不破，但就有可能是“土”的，但弥漫在这部电影的，却分明是更为高蹈、更富诗意的观念。这种观念可以代代讲，年年讲，时时刻刻探讨，而不显得落伍。

从电影的质地上来说，这部电影因为众多技术高手的加盟，在影像、声音等方面，几乎无可挑剔，而且，它有一种无可挑剔的、工整的电影很难有的，隐蔽的动感和节奏感。整部电影像一个梦境，似乎一直在波动，水波波动，火焰波动，蓝夜波动，草叶波动，手电筒、车灯在波动，人的脸在波动，两位主演，尤其是演妈妈的巴德玛，也在波动，一切都在波动中，走向越来越轻盈和透明。似乎某些沉重的滞滞的东西被颠走了，筛掉了。而透明和轻盈，向着透明和轻盈进发的永恒旅程，正是我在这个电影里感受到的东西。

当一颗透明的灵魂，借助一个婴儿的肉身来到这世界上，被割断脐带，开始啼哭，开始表达自己的渴、饿、怒、爱，其实也就开始了走向不透明的旅程。形式上的脐带被割断了，生命深处更牢固、更不可割断的脐带才刚刚开始生长。TA 感受的一切，经历的一切，TA 的喜乐，TA 的欲望，TA 的疤痕、疾病、衰败，TA 和这个世界的关系，和周围人的关系，不论是亲缘血缘的，抑或是后天建设的，从此都重重叠叠，渗透进、嵌进 TA 的生命，让这颗灵魂，也让这具肉身，再也难得轻盈。TA 不得不成为母亲或者父亲，成为女儿或者儿子，成为牧民或者工匠，成为爱人或者仇敌，被人爱、眷顾或者厌恶、戕害，以尽肉身之责。

而《脐带》做了一个相反的想象，如果有一天，我们割断生命深处的那个“脐带”，清洗掉自己的身份，切断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，是不是可以重新走向透明？生命会不会倒退回去？我们像个小女孩或者小男孩那样，自由自在地歌唱舞蹈，欣喜如狂地抱起小羊羔，毫无畏惧地看到走向自己的“歌队舞队”，看到早已逝去的先人，看到火把，看到波动的夜，看到曾经夜夜降临却一度远去的梦境。我们跟随他们歌舞，轻盈地跃坐在一片草叶上，在逐渐透明，逐渐轻盈之中，泰然地走向他们所说的那个名叫“死亡”的瞬间，对，瞬间，而不是那个叫死亡的事物，“瞬间”是一道门槛，是一扇透明的窗户，了无牵挂，没有阻碍，而“事物”是沉滞的状态，雾霭重重，很难穿越。

甚至连他们居住的房子，人世间最沉重的壳，

也被莽撞的醉酒司机撞了一个大洞，又被蒙上一层塑料，透过塑料，可以看到外面的蓝夜和火光。这个房子，也逐渐散灭了，逐渐变成透明的了。都不要了，都丢掉，都推倒，都散失，心无旁骛，心无挂碍。

阿兹海默症，或者其它的病症，只是一个开始，一个预兆，是割断这个“脐带”的开始，你得和阿鲁斯一样，必须要亲临现场，经历这个过程之中的一切，比如，你会不耐烦，你的耐心会消磨殆尽，你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觉得这有没有可能是个阴谋，是一场报复，亲缘逐渐淡薄，爱和思念逐渐消失。因为，你也身居在一个浑浊沉重的肉身里，你和世界的关系，你和人的关系，并不是无尽的，也并不是无价的。但到了最后，阿鲁斯知道了，这个过程可能是某种安排，就是为了最后的离别，为了最后穿越瞬间，走向透明的时刻，所有人都不那么痛苦，都能释然。那个瞬间，也就是割断脐带的瞬间。

就像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巨翅老人》，一个长着巨大翅膀，被怀疑是老天使的老人坠落在凡间的院子里，人们对他的态度，从好奇、惊异到不耐烦、厌倦，最后，老人的翅膀上重新长出羽毛，他飞走了，女主人公看到了这一切，看着他飞远，“这时他已不再是她生活中的障碍物，而是水天相交处的虚点。”生命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

韩松落
作家

情人看剑

时代车厢里的一镜到底

有的人虽然已经走了多年，却常有“新作”出土，比如作家里的张爱玲。这次是张国荣有“新作”，在他逝世二十周年前夕发布。这首《最爱是谁》的MV由李丽珍主演，画中人画外音相距三十多年光阴，少年深情与中年漂流隔空对望，如此残酷，如此凄美。

录制于1989年的《最爱是谁》，相当于香港娱乐黄金年代的残章旧句，类似性质的还包括王家卫那些从未曝光的电影胶片、罗大佑被人修改的歌词手稿等等，深藏多年之后再露面，旧时物也添上了新鲜。这次引起更多议论，还因为MV与歌曲相得益彰，显出匠心别具。比如巴士车厢场景，常见于香港电影，汤镇业与夏文汐的《烈火青春》、张国荣与李丽珍的《为你钟情》、刘德华与张曼玉的《旺角卡门》……《诗经》里的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”，复刻到二十世纪末的香港，风景别样，情境却是相似。

早有一句歌词问过，“好比过客车厢里的午睡，到站你已几岁？”MV里李丽珍的回答是：57岁。如你所见，容貌身材已有走形，但仍可见当年盛世美颜的余韵。有次采访许鞍华问她为何选李丽珍演《千言万语》，导演说看过她几部电影，发现她很会演戏，“有一天碰到她，年轻得像二十多岁，就毫不犹豫找了她。”那时李丽珍三十多岁，转眼二十年过去，现在的她甚至还留有一些少女情态，经年未改。

在MV的四分钟时间里，李丽珍始终扶住车厢扶手，随车晃动，一镜到底。扶手上爬满青苔藤蔓，那是时代印记。据说公交车里立杆扶手最为坚固，为临近站立不二之选，也是因此，才能为一个伤心女子提供坚实依靠。镜头里，她愁丝万缕，她无声抽泣，她含泪眺望，她恍然梦醒，任由镜头无情凝视，始终沉浸在一个人的情绪波动里，同车其他人皆皆静默无言。这一幕原该发生在一个人的空房间，或者无人海边与旷野，把当事人置身于一辆公交车上当众崩溃，实在残酷。更残酷的在于，拍摄是在摄影棚里，瞬间呈现出霓虹闪烁、隧道暗黑、斜阳残照等光影变化，就那样眼睁睁看时光飞逝、红颜老去。车已到站，陆续离开的人大多望她一眼，随即下车。不惊扰，不置一词，也是陌生人的最大慈悲。

在日本一个铁路直通车广告“爸爸和女儿的风景”里，小田切让和山崎天演一对父女，也是在一个车厢里一镜到底，两分钟呈现十二年间父女变化，既包括相貌改变，也包括一路同行的情感变迁。现在来看，与《最爱是谁》MV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长凤新
媒体人

钱眼识人

做高自己的海拔

当杨紫琼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拿下小金人的亚裔演员时，自然就会勾起社交平台上很多讨论，我注意到一条狠开脑洞的猜想，就是杨紫琼好姐妹的反应，一个是已故的影后梅艳芳，另一个是息影的影后张曼玉，也是柏林电影节上首位亚裔女性。网友调侃说，前者若在肯肯定豪爽大笑，撸起姐妹端起酒杯打圈儿；而后者就很淡定，只有一种情况能刺激到自己，那就是杨紫琼拿下格莱美奖。这些都付笑谈了，不过是借小金人好好怀旧的港片光影，把那些可爱的人再细细讲了一遍。

资深影迷恐怕都忘不了姐妹三人的同框场面，杜琪峰执导的《东方三侠》，是糅合科幻、武侠与喜剧于一炉的高概念设定，更有朴素、非主观的女性主义视角，三位女侠肝胆相照，拯救了城市和平民，据悉这部电影也可以看成是她们三位友谊最浓的见证。

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，杨紫琼特别像是吃苦耐劳，有点笨拙的“好学生”，而另外两个呢，都是机缘巧合被激出来的澎湃灵气，梅艳芳靠的是江湖经验，一个“如花”加上哥哥张国荣无私地“抬轿子”，就把自己年少早熟的心酸转化成女鬼的

哀怨，加上分寸感极好，职业讨好的“媚态”，打造出让观众又怜又敬的磁场。本来，如花的成功让梅艳芳差一点就顺势去演另外一个苦命伶人阮玲玉，当然角色最后落到了张曼玉头上。

她是花瓶出身，其实也是笨笨的，仗着胶原蛋白的天真赢得不少机会，但是被王家卫看出肉肉的稚气里有不同绝大多数港女的疏离感，跟梁朝伟相得益彰，原来他们都是离异家庭出身，张曼玉很小就在英国读书，也培养出社恐的个性。张曼玉绝大多数经典角色跟搭档梁朝伟如出一辙在“孤独”二字写注脚，被辜负、被错过，被命运摆弄过好几次。如今，梅艳芳和张曼玉本人的命运走向又何尝不是江湖女子、社恐少女概率很高的归宿。

杨紫琼的表演跟她们就是三座互相守望的山峰，形态不一而已。一致的海拔换个词说就是：做自己。杨紫琼富豪家庭的出身，无论是读书、选美还是出道，都是合乎最自洽的曲线轨迹。在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样——价值感。这种价值感完全不需要别人去赋予，是发乎自然的要求，为此杨紫琼的韧性、意志力都能源源不断地涌动、供给。

“东方三侠”都是从“自己”生命地里发力，并

最终回到了最玄妙、也最恰当的位置，起点又成了落点。整个过程之所以让很多影迷津津乐道，不会厌倦的原因是，她们做自己，与流量无关，与奖项无关。现在再看内娱的女演员群体，好演员不少，但总觉得欠缺了一些，这些女演员都成了“散点”，再璀璨的星光因为环境的不兼容性而被扭曲、折射，总会有一次、几次做不成自己的时候。袁泉在翻拍剧中被滤镜抹平了质感，郝蕾鲜少有担当女主角的大银幕作品，最新消息是她成为小小花的表演指导老师。周冬雨有一批演完、杀青的电影在等排号，马思纯被人盯住体重、章子怡被盯住时装周的地位……她们能自己做自己吗，敢做自己吗，有人愿意给机会请她们自己做自己吗？炙手可热的表演指导张颂文说，很多演员搞错了以为表演要的是准确，但其实越是准确的表演反而是不准确的。好的表演都应该来自于当下自己的本能。一瞬间的光彩是做自己，而更长时间的荣耀也是来自于对自己的尊重和坚持，三位女侠同框成为绝唱，是再也没有比她们更“我”的绽放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悬疑剧里的女警察

还记得前两年看《东城梦魇》，最大的感慨不是凶案的破解，而是凯特·温斯莱特创作了一个多么有趣的女警探的形象：一面是让人喘不过气的工作压力，一面是乱成一团的生活，再加上那毫无修饰的皱纹、眼袋，她的疲惫感仿佛能穿透荧屏。

当然还有一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，什么时候能在国产悬疑剧里看到这样的女性？

最近看的两部戏，似乎有给出回答的倾向。

《他是谁》里的顾开岩，扮演者许芳铱不是什么当红演员，短头发的制服造型颇有点天真的书卷气，很容易让人先入为主地以为这又是个爱帮倒忙的小女警。我甚至毫无来由地好奇，按照套路，她会不会暗恋张译扮演的男主角卫国平？

然而十几集看下来，感情线没有过多着墨，人物的专业形象倒是立住了。无论是冷静发问将嫌犯逼到死角，还是细心走访发现受害人，顾开岩的专业表现令人侧目。尤其是提审嫌犯薛家键的一场戏，强势的卫国平走在前头指点江山，大包大揽看似照顾，其实根本没把小师妹的能力放

在心上；顾开岩不为所动，果断强调自己才是负责人，将主动权抓在手上；发现卫国平一再情绪失控，她又直接把他骗出门外，继续对付狡猾难缠的嫌犯。有主见、够沉稳、理性又不失聪慧的样子，让人拍手叫好又忍不住遗憾：顾开岩毕竟还是绿叶，更多的故事是无法展开了。

《回响》中宋佳扮演的刑警冉咚咚，则一开始就是奔着“大女主”的设置去的，剧集对她的专业能力也做了巧妙的铺陈。剧中有大量冉咚咚待在审讯室里的戏，她顶着一张几乎素颜的脸，来来回回地和不同嫌疑人过招。宋佳把这些审讯戏把握得极妙，台词一句接一句，张弛有度，再加上极具压迫感的眼神，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观众仿佛也在接受一场毫不留情的讯问，步步紧逼的节奏感确实好看。

然而，等故事切换到冉咚咚追查丈夫慕达夫是否出轨的家庭线，失望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原以为这是个还原女警专业性的故事，却没想到还有国产剧对“大女人”的偏见在后头——这类型“大女人”，在家庭生活中一定是缺少奉献的，在发现蛛

丝马迹后一定是神经质而又偏执刻薄的，冉咚咚对丈夫一而再再而三的盘问，让人恨不得想冲进荧屏：求求你们赶紧离婚！

《回响》用了大篇幅写冉咚咚的疑神疑鬼、旁敲侧击，好不容易真离了，最后一集她又毫无缘由地回头，重新牵起了丈夫的手。从迷失到偏执，从崩溃到重建，并不是说这样的“大女主”就不能有缺点，但你确实很难从这长篇累牍的歇斯底里中看见角色原本的敏锐从容，只看见了对“强势妻子”毫不掩饰的恶意。“很可爱，也很讨厌；很坚强，但也很虚弱。说她脆弱，又坚韧不拔。”这是凯特·温斯莱特对《东城梦魇》里梅尔形容的。而从顾开岩和冉咚咚给出的答案看，拍出好看的职场戏并不那么困难，但国产悬疑剧要留下更好看、更丰富的女警察形象，恐怕依然任重道远。

曹原狄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特约刊登